



书与影
最经典的
抗战小说

新儿女 英雄传

袁静 孔厥 著

第一次全面展示
50、60、70年代人的……
阅读珍藏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儿女 英雄传

袁静 孔厥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儿女英雄传/袁静,孔厥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书与影:最经典的抗战小说)

ISBN 978-7-02-010793-3

I. ①新… II. ①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4145 号

责任编辑 杨 柳

封面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0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875 插页 4

印 数 1—5000

版 次 195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793-3

定 价 25.00 元

序

承作者把《新儿女英雄传》的剪报送给我，我读了一遍。读的时候虽然是断续的，费了几天工夫，但始终被吸引着，就好像一气读完了的一样。

这里面进步的人物都是平凡的儿女，但也都是集体的英雄。是他们的平凡品质使我们感觉亲热，是他们的英雄气概使我们感觉崇敬。这无形之间教育了读者，使读者认识到共产党员的最真率的面目。读者从这儿可以得到很大的鼓励，来改造自己或推进自己。男的难道都不能做到牛大水那样吗？女的难道都不能做到杨小梅那样吗？不怕你平凡、落后，甚至是文盲无知，只要你有自觉，求进步，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忠实地实践毛主席的思想，谁也可以成为新社会的柱石。

从抗日战争以来，这些可敬可爱的人物，可歌可泣的事实，在解放区里面是到处都有的。假使我们更广泛地把它们记录描写出来，再加以综合组织，单从量上来说，不就会比《水浒传》那样的作品还要伟大得不知多少倍吗？人们久在埋怨“中国没有伟大的作品”，但这样的作品的确是在产生着了。

应该多谢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指示，给予了文艺界一把宏大的火把，照亮了创作的前途。在这一照明之下，解放区的作家们已经有了不少的成功作品。本书的作者也是忠实于毛主席的指示而获得了成功的。人物的刻画，事件的叙述，都很踏实自然，而运用人民大众的语言也非常纯熟。我希望他们再向前努力，获得更大的

成功。同时我也很愿意负责推荐，希望多数的朋友能读这一部书。假使可能的话，更希望画家们多作插画，像以前的绣像小说那样以广流传。

让我再说一句老实话吧：等这书出版了时，我愿意再读它一两遍。

郭沫若

1949年9月8日

目 次

序	郭沫若 1
第一回 事变	1
第二回 共产党	15
第三回 农民游击队	30
第四回 毒计	47
第五回 新女婿	57
第六回 水上英雄	68
第七回 一条金链子	78
第八回 “大扫荡”	95
第九回 生死关头	110
第十回 睡冰	126
第十一回 拿岗楼	133
第十二回 最后一滴血	144
第十三回 探虎穴	153
第十四回 结婚的谜	162
第十五回 指引	176
第十六回 爱和仇	185
第十七回 鱼儿漏网了	197
第十八回 冤家路窄	211

第十九回	大反攻	222
第二十回	胜利	236

第一回 事 变

炮声一响，
眼泪满眶。

——民谣

牛大水二十三岁了，还没娶媳妇。

他娘已经去世，家里只有老爹和一个小兄弟，没个娘们家，过日子真难啊！

老爹常想给大水娶个媳妇，可是大水说：“咱们使什么娶呀？”老爹说：“没办法，再跟申耀宗借些钱儿吧。”一听说借钱，大水就急了。自从娘死那一年，指着五亩苇子地，借了申耀宗六十块现大洋，年年打利打不清，就像掉到井里打扑腾，死不死，活不活的。大水说：“唉，还不够瞧的！要再借，剩下这可怜巴巴的五亩地，也得戴上笼头啦！”老爹说：“小子，不给你娶媳妇，我死也不合眼！咱们咬咬牙，娶过媳妇来，再跳打着还账不行啊？”大水可不同意。这好小伙子，长得挺壮实，宽肩膀，粗胳膊，最能干活；总是熬星星，熬月亮，想熬个不短人、不欠人的，松松心儿再娶媳妇。

这一年，正赶上“七七事变”。卢沟桥的炮声咚咚响，在堤上听得很真的。人们都惊慌起来了。这村名叫申家庄，在河北省白洋

淀旁边。离这儿十里地，有个大村叫何庄。何庄有个三分局，局子里接了队伍的命令，向各村要伙子，开到西边去，挖战壕、做工事。牛大水也去了。局子里的警察挺横，动不动就打人，大水的光脑瓜儿上也挨了几棍子。这么黑间白日地修了一个多月。谁知刚修好，队伍就哗地退下来，一路抢人劫道，闹得很凶。工事白搭了。局子也自动地散了摊儿。不久，保定失守。日本飞机天天来头上转，城里掉了几个蛋。大官们携金带银，小官们拔锅卷席的，都跑光了。

村里人们更惊慌了。牛大水下地一回来，就到村公所探听消息。公所的大院子里，有好些老乡站着，眼巴巴地听北屋里村长申耀宗和士绅们商量大事。那些有钱人吓得文字眼儿也没有了，有的说：“跑吧！别伸着脖子等死。”有的说：“丢下家业怎么办？不如看看风势再说。”真是人心惶惶，谁心里也纠着一个疙瘩啊。

第二天，逃难的下来了，流着泪，纷纷乱乱地走过。大水爷儿三个还在种麦子呢。这麦地是租来的。他们没有牲口，只好弟兄俩在前面拉着，老爹在后面掌耖。兄弟年纪小，那么重的耖，全靠大水拉。大水这壮小伙子，可真像条牛似的，拉得怪起劲儿。逃难的人们瞧着，叹气说：“唉，这是什么时候呀，你们还种麦子！估摸能吃上啊？”大水心里也慌了。他站住脚，直起腰来，对老爹说：“真是，种也是白种。要不跑，怎么也是个死！”老爹瞪着他说：“跑哪儿去？快拉你的牲口吧！死了倒好，死不了总得过呀。”

以后逃难的越来越多，大水的表哥家里也逃来了亲戚，是表嫂的娘和妹子。她们的家在保定附近，逃到这儿已经上灯了。那老婆儿坐在炕上，拍着腿说：“可活不了啦！这日子可怎么过呀？败兵，土匪，折腾来，折腾去……咱娘儿俩可怎么躲过这个灾呀！你妹子也大了，要早早寻个主，我也少操些心。眼下孤儿寡妇的，真叫人遭难啊！”说说她就哭了。

过了几天，表嫂到大水家来，想把她妹子杨小梅说给牛大水。大水他爹一听，就笑得满脸皱纹，嘴都合不拢了，说：“这可太好啦！我们家光景不强，只看你娘愿意不愿意啦。”牛大水嘴里含含糊糊地说：“这年头，还娶媳妇！”心里可是滚上滚下的了。以前杨小梅常来她姐姐家住，大水和她短不了见面，也说过话。那杨小梅，模样儿长得俊，什么活儿都能干，心眼儿又挺好。大水有一次拿着活计去央表嫂做，表嫂忙不过来，小梅就不言不语的接过去做了。这会儿大水心里想：“小梅真不错！要是娶她做媳妇，我这一辈子可就心满意足啦。”

表嫂知道大水心里愿意，跟他爹说了几句话，就回去和娘商量。小梅正坐在炕头上做活儿。她今年十九岁了，虽然个子不大，可是长得很结实，平常挑起整桶的水来，走得个快。她娘是个老派人，还叫她留着一条粗辫子，额上梳着“刘海儿”。这当儿，她一对大眼睛抬起来，看见姐姐对她笑着，低声儿和娘说话，知道是在谈她的亲事呢，就不好意思地红了脸儿，低下头，假装做针线活，眼不看，嘴不说，耳朵可直愣愣地听着哩。她心里盘算：“大水可真不错呀！好小伙子，老实巴交的，挺和善。能找这么个知疼着热的庄稼人，我这一辈子也就称心如意啦。”谁想她娘千不嫌，万不嫌，就嫌大水家里穷，一时拿不定主意，说：“这门亲事，慢慢儿再商量吧。”

牛大水的表哥，早就不在家里了。本来他是个铁匠，暗里在了共产党，就开个饭铺儿，搞交通，还掩护革命同志来往活动。后来局子里“剿共”，到处抓人，他在家站不住脚，就出外去了。表嫂成年价织席编篓，养活着一家人。她娘看她挺困难，住了几天，就带着小梅，到姥姥家去。小梅的姥姥家，也不远，在白洋淀里大杨庄。这亲事可就不冷不热地搁下了。

二

秋后，土匪闹大了。这一带好些村子都有了土匪，各自安了番号。申家庄有个小土匪，名叫李六子。李六子有一支枪，五个人。他把村长申耀宗叫去，说：“怎么着？旁的村都安上国号啦，咱村不成立一拨人，人家来吃咱们我可不管哪！”申耀宗瞧他邪得厉害，自己手下的保卫团又都跑光了，心里有些怕，就依从了。

当天下午，他们在家庙院子里召集人们讲话。大水爷儿俩也去了。瞧见李六子提着一把“耨子”，登上台阶说：“我有个事儿跟大家念叨念叨，眼下哪儿都成立‘锅伙’，各村保护各村。咱村也得成立一班人，就吃这个村。这年头，可不分你的我的啦，谁愿意来就来，这就叫‘共点’（共产）！”说着他走下来，掏出一盒大英牌烟卷，嚷着：“咱们共了吧！”就把烟卷儿分了分。当下在家庙院子里安上一口大锅，屋子里盘上一条大炕，“申家班”就算成立了。

大水他爹看了很生气，把脖子一扭，拉着大水就走。一边走一边说：“这些人尽是瞎折腾，咱们快家去干活！”一到家，可就有个叫小小子的来找大水，商量入伙。牛大水老老实实说：“不行，咱们辈辈没出过这号人，叫人说邪气！”小小子一个人去了。

这时候，西面铁路线上，日本鬼子往南开，这儿还能透一口气。大水回家就去割苇子了。爷儿三个上了小四舱，十二岁的牛小水很灵巧地打起棹（就是桨），船儿出去半里远，来到白洋淀的苇塘里啦，两张磨亮的镰子就浸到碧清的水里割起来。也不看天上雁儿飞，也不听水鸭水鸡儿叫，大水心里结记着杨小梅，她也在淀里呀，亲事怎样了？谁知道小梅拗不过娘，娘把她许给别人了！已经定了亲。男人名叫张金龙，住在何庄，离大水家不远。大水可不知道啊！日头将没不没的时候，水面一片红光，耀眼睛。他们的船儿载

着苇子，又重、又慢，弟兄俩吃力地打着棹，回到堤边来。把苇子全背上岸，天早黑了，月儿已经一树高。

就在这几天，何庄也成立了“何庄班”，架势可大多啦。领头的何世雄，是个国民党员，在中央军队伍里当过参谋长，家有好地五十顷，枪多人也多。跟小梅定亲的那个张金龙，原是何世雄家“护院的”，也参加了“何庄班”，还当了个小头儿。另外，有些散兵，有些警察，也参加了。李六子和附近的土匪们，怕吃不住劲，都投奔过去了。“何庄班”这就更霸道，更吃开了。天天向各村要东西，要面八百斤，要肉八百斤，要油要醋……要什么都是八百斤。老百姓说：“八百斤，八百斤，剥了皮，抽了筋！”他们可还要钱，按花户，百儿八十地摊。大水家刚把苇子给申耀宗打了利，剩下的只得交款。

大水家交款的第二天，那张金龙骑着大骡子，挎着盒子枪，跑到申家庄来招人。他瞧见牛大水背个粪筐拾粪呢，就勒住了缰绳，歪着头，露出一颗金牙，笑着说：“嘻，傻小子！弄那干吗？跟我去吃白面卷子炖猪肉吧。”大水可认得他，急得光脑瓜儿直冒汗，说：“咱，咱不行，咱没那号本事！”张金龙睁大了眼：“什么？‘没本事’！猪肉白面你不会吃？”大水低下头，随手铲起一块粪，扔到粪筐里，说：“邪魔歪道弄来的东西，咱不稀罕！”一面走开去。张金龙满脸的瞧不起，拿眼斜他，说：“嘿，娘老子没把你造好！你眼睛长在后脑勺上啦！”就踢踢骡子，虚打一鞭，跑了。

三

十月，吕正操将军的队伍上来了，在南边，离这儿一站路。大水家邻舍有个李二叔，赶高阳集卖布回来，说：“红军来啦！”这老头儿得意地讲：“红军”跟这些吃喝队可不一样，穿的粗布，吃的小米，打日本，爱百姓，把那一带土匪收的收，剿的剿了。他翘着大拇指，

说：“这才是正式军头呢！要想打日本，参加这个去。入了吃喝队，可就成了邪派啦。”同样的消息到处传，马上有好些小伙子，奔高阳投军去了。“何庄班”怕“红军”剿他们，就摇身一变，变成自卫团。有个中央军的连长，外号郭三麻子，也是个国民党员，从铁路上逃下来，在这儿混，何世雄封了他个副团长。他两个互相利用，在这一带当起土皇上来了。

这时候，牛大水可还在巴巴地等着结亲呢。表嫂不好跟他们说实话，日子长了，大水也估摸着没指望了。家里又是出项多，进项少，怎么也熬不出头，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常揭不开锅。大水觉得很不顺心，气闷闷地对爹说：“这年头真够瞧！嘴又不能挂起来，还不抵我去当兵呢！”老爹说：“你也入了邪？快安分守己，巴结着好好干，赶明儿娶了媳妇……”大水不耐烦地说：“别提了！一辈子不剃头，也不过是个连毛僧。我还不如去当兵哩！”老爹气得拿烟袋锅子敲他的脑袋说：“你这个小兔崽子！不让你当兵，你偏说，你偏说！”大水噘着嘴，闷着头儿睡觉了。

想不到——表哥回来了。

大水去看表哥，表哥可不在家。表嫂说：“他一回来，扔下铺盖卷儿就串门子去了。”大水想去找他。表嫂说：“不用找，他多半是到刘双喜那儿去了，一会儿就回家吃饭。”大水等了一阵，表哥才回来了。

表哥姓蔡，人都叫他蔡铁匠，也叫他黑老蔡。多时不见，大水看他还是那样粗壮，那样“棒”，脸儿黑不溜、笑咪咪、连鬓胡子毛碴碴的。他衣裳很破，精神很好，亲热地和大水说话。街坊邻舍，亲戚朋友，听说他回来了，也都来看望。黑老蔡是个有名的正直人，谁都爱和他见个面，说个话儿，两间小屋里就挤得满满的啦。

这会儿“国共合作”，世事变了，黑老蔡也不再躲躲藏藏的了。他把战争的消息报告给大家，还说了许多救国的大道理，什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啦，什么“全国人民总动员”啦，还说要“改善人民

生活”……嘿！一套一套的，都是没听过的新鲜话儿呀，人们听得怪起劲儿。

后来人散了，大水还坐在那儿没走。表哥烁亮的眼睛望着他，忽然说：“大水，我问你，你愿意当亡国奴吗？”大水说：“谁愿意呀！当亡国奴不好受，你不是说了吗！”表哥走到他身边，低声说：“好，不愿意当亡国奴，就跟我干！咱们成立自卫队，日本鬼子来了，就跟他打！”大水刚才听黑老蔡说了半天，可还有些不相信，说：“咱们赤手空拳，打得过人家？”表哥笑着说：“不怕鬼子千千万，就怕百姓起来慢。只要老百姓起来了，没个打不赢！武器也不用愁，咱们有的是。你明儿就帮我去弄回来，行不行？”大水一时有些慌乱，吞吞吐吐地说：“行倒行……就是明天我地里有点活儿……”表哥笑了笑，说：“不用怕！我跟你一块儿去。咱哥儿俩走一遭，谁也不注意，保险没事儿。”大水迟疑了一会儿，说：“要去得和我爹说说。”表哥摇摇头，拍着他的肩膀：“老弟，别跟他说！说了去不成，还怕坏了事儿。”就凑到大水耳朵边，低声教给他一个办法。大水听了，想了想，笑起来说：“这倒行喽，就这么着吧。”黑老蔡又鼓励了他几句，大水就回家了。

第二天，表兄弟俩挑着两担鱼篓子，一前一后地走。人们问：“哪儿去呀？”黑老蔡随口答：“倒个小买卖——趸点鱼去。”两个人出了村，沿堤走了一阵，表哥就领着他往西奔。傍黑，他俩过了滏河，到了河西村。走到一家人家，一个老婆婆开了门。表哥说：“我们来拿东西了。”那白头发的老婆婆掌着灯，引他们进了一间草棚子。扒开柴禾垛，露出两个麻袋，打开来，里面全是手榴弹，大大小小，足有二三百颗，装了满满四篓子，用荷叶盖严。他们喝了些水，吃了些饽饽，表哥和老婆婆低低说了一阵话，两个人就挑上担子，连夜往回赶。

路上，大水悄悄问表哥：“这么些炸弹，都是谁给的？”表哥笑着说：“谁也没给。这是手榴弹，都是我们拾来的。中央军撒丫子跑，

这一带丢下的武器可多呢！我们一伙人还拾了好些个大枪手枪，都交给吕司令了。咱们凭这些手榴弹，就要打江山！嗨，你瞧着吧。”

两个人回到村里，已经鸡叫三遍了。双喜正在学堂等他们。学堂在事变以后早就没人了。刘双喜是个织布工人，捎带种着“巴掌大一块地”。这人瘦瘦的，很机灵，独个儿在教室里已经挖好两个坑。三个人悄悄把手榴弹藏好，才回去睡觉。

四

只几天工夫，黑老蔡就暗里联络了十来个小伙子，天天晚上在学堂开会，把“抗日自卫队”的牌子也亮出去了。还到处吹风，说：“吕司令给发了好几打‘插锁盒子’（盒子枪名），谁要反抗日，就把谁拾掇了！”

牛大水白天干活，晚上跟着表哥闹腾，觉得很“得”。他爹说他：“你撒什么疯呀？”他说：“闹抗日啊！”老爹说：“中央军几十万还抗不住，溜得一根毛毛也没剩，你有多大能耐，就能抗啊？”大水给问住了，就硬着头皮顶他：“不抗怎么着？叫我当亡国奴啊？”这下老爹又给问住了，瞪着眼儿说不出话。大水紧一步说：“你不叫我干，我出外当兵去！”老爹怕他当兵，心就软了，嘴上赌气地说：“看你叫人家穿着鼻子走，反正我管不了你，你爱怎么就怎么吧！”大水又兴头头地跑出去了。

申耀宗见黑老蔡回来，领着一拨人，折腾得挺欢，怕他们闹共产，心里很嘀咕。刚好他手下保卫团的团丁回来了几个，他腰杆子又硬了，就想压一压这些人。可又听说他们有枪，就派乡丁崔骨碌先去探探虚实。

晚上，崔骨碌悄悄溜到学堂偷听，给自卫队站岗的高屯儿发现

了。高屯儿年纪虽轻，个子可长得很高。他藏在暗处，拉开大嗓门吼了一声：“谁？不言声可开枪啦！”崔骨碌以为他真有枪，吓得不敢说话，也不敢跑。高屯儿就把他带到屋里去见黑老蔡。崔骨碌心里害怕，一进门就垂着手儿，作出一副可怜相，说：“蔡师傅，蔡先生！你们可别打枪。我这是给人家当差啊！当差不自在，自在不当差，我……我这也是没办法呀！”黑老蔡好言好语盘问他，他不说实话。黑老蔡生气了，一吓唬他，他才骨碌着眼珠子，把申耀宗吩咐他的话，一句句照实说了。黑老蔡觉得好笑，指着那两个装手榴弹的坐柜说：“盒子枪手榴弹可有的是！你回去告诉申耀宗，叫他老老实实的。咱们欢迎他抗日，要再这么背地里鼓捣，我们就跟他干！”崔骨碌一迭连声地答应着，退出去了。

黑老蔡他们连夜商量对付的办法。第二天下午，自卫队每人腰里掖满了手榴弹，有的用皮带勒着，有的用褡包缠着。各人还拿一把小笊帚，用布包好，吊在屁股上，用袄盖着，冒充盒子枪。有的把打鸟的火枪背起来。他们排了队，走在街上，唱着《大刀进行曲》：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他们一路走着，还很威风地喊口号。牛大水老怕人家看出他屁股后面是假枪，一会儿用手摸摸，一会儿扭过头看看，生怕那笊帚疙瘩掉出来。这么着转悠了几条街。到了村公所，一拥进去，黑压压地挤了半屋子。

村长申耀宗穿着蓝袍黑背心，钮扣上挂个表链儿，向来是很神气的。这会儿，瞧见黑老蔡他们许多人拥进来，可把脸儿都吓黄了，忙摘下缎子小帽，点头哈腰地让座，又叫崔骨碌倒茶拿烟。

黑老蔡在太师椅上一坐，说：“不用客气。现在国共合作了，大伙儿团结抗日，你们怎么着？”申耀宗坐在一边，摸着八字胡回答：“没说的，没说的。如今——国难当头，不抗日也不行啊！兄弟向来就是主张抗日的。”黑老蔡说：“这就好。既然都是抗日的，咱们就是一家人，你们的保卫团跟我们的自卫队，可以合并在一块儿，统一起来，干什么也方便。你看怎么样？”申耀宗心里不同意，嘴上说：“这……”他不好说出口，就假装咳嗽，三咳嗽，两咳嗽，把话都咳进去了。黑老蔡问他：“这怎么样？”申耀宗为难地说：“这……好倒好，可就是……兄弟一个人也做不了主，咱们慢慢儿再商量吧。”

黑老蔡见他故意推托，刚想说话，有个老乡跑来报告：孙公堤那儿发现一伙劫道的，在打枪呢。申耀宗和他手下的保卫团都面面相觑，不言声儿。黑老蔡站起来说：“咱们瞧瞧去！”可是申耀宗说：“孙公堤打枪，与我们没什么关系，咱们还是少管闲事吧。”黑老蔡奇怪地说：“不管？那咱们是干什么的呀？不保护老百姓，拿着枪干吗？你们怕死，你们待在家里，我们去！”几句话说得申耀宗脸上下不来，不好意思地说：“要去咱们一块儿去。”黑老蔡就领着自卫队走在头里，村长和保卫团跟在后面，一伙人沿着淀边，直奔孙公堤。

这当儿，牛大水可慌了，一面摸着笊帚疙瘩，一面想：“坏了！弄这玩艺儿是做做样子，吓唬吓唬人的么，真打起来，可打个蛋呀！”他瞧着身上手榴弹倒不少，忙拉拉旁边的高屯儿，小声问：“手榴弹怎么个打法？”高屯儿说：“谁打过呀！”大水着急地想：“这可是作了瘪子啦！”西北风飕飕地刮，大水还一身一身地出汗。看表哥，表哥可满不在乎，挺着腰，跨着大步子，一股劲地往前走。

到了孙公堤，劫道的不见了。绕了一个圈儿，也没找着。申耀宗高高地站在“土牛”（堤上护堤用的土墩）上面，望了一会儿，消消停停地捻着胡子说：“哈！幸亏没碰上，你们的手榴弹怕不响吧？”黑老蔡眼睛对他一闪，说：“什么？不响？”就拉开线儿，一颗手榴弹